歐陽修集/卷0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奏議卷二 ◄

歐陽修集
卷九十九・奏議卷三

► 奏議卷四

諫院進劄狀七首

【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，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，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。苟實如此，事深可憂。臣以謂天下之患，不在西戎，而在北虜，縱使無此文字，終須貽患朝廷。契丹通好僅四十年，無有纖介之隙，而輒萌奸計，妄有請求。竊以戎狄貪婪，性同犬彘，遇強則服，見弱便欺，見我無謀，動皆屈就，謂我為弱，知我可欺。故添以金繒，未滿其志；更邀名分，抑使必從。無事而來，尚猶如此，若更因西事，攬以為功，別有過求，將何塞請？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，共為朝廷寒心者也。

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，則臣謂醜虜狂計，其跡已萌，不和則詰我違言，既和則論功責報，不出年歲，恐須動作，苟難曲就，必至交兵。至於選將練師，既難卒辦，禦戎制勝，當在機先。然臣竊怪在朝之臣，尚偷安靜，自河以北，絕無處置，因循弛慢，誰復掛心？豈可待虜使在廷，寇兵壓境，然後計無所出，空務張皇而已哉！

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，尚牽盟誓，邊防處置，未敢張皇。以臣思之，莫若精選材臣，付與邊郡，使其各圖禦備，密務修完，此最為得也。況今邊防處置，百事乖方，惟有擇人，最為首務。今北邊要害州軍，不過十有餘處，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，不為難得。各以一州付之，使其各得便宜，如理家事，完城壘，訓兵戎，習山川，蓄糧食，凡百自辦，

不煩朝廷經度。以茲預備，尚可枝梧。至如鎮定一路，最為要害。張存昔在延州，以不了事罷去，今乃委以鎮府。王克基凡庸輕巧，非將臣之材，而任定州。其餘州郡，多匪其人。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，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、訓兵待戰者留之，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。

若秋風漸勁，虜釁有端，陛下試思邊鄙之臣，誰堪力戰？朝廷之將，誰可出師？當臣初授諫職之時，見朝廷進退大臣，陛下銳意求治，必謂群臣自此震懾，百事自此修舉。西北二事最為大者，自當處置，不待人言。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，而政令之出，漸循舊弊。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，勉強施行其一二。至如講大利害，正大紀綱，外制四夷，內紓百姓，凡廟堂帷幄之謀，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。臣忝司諫諍，豈敢不言？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，無使夷狄之交侵，駿發天威，督勵臣下。仍乞詢問兩府大臣，西鄙和與不和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？苟有所說，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？苟謀以止之，則練兵選將，備邊待寇，賊至而後圖，能不敗事否？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，今而有請，則事難從矣。勿謂累年西賊為患，習以為常，若此事一動，則天下搖矣。臣所言者，社稷之大計也，願陛下留意而行之。取進止。

【論軍中選將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，累經敗失，京師勁卒，多在征行，禁衛諸軍，全然寡少，又無將帥，以備爪牙。方今為國計者，但務外憂夷狄，專意邊陲。殊不思根本內虛，朝廷勢弱，萬一有事，無以枝梧。今軍帥暗懦非其人，禁兵驕惰不可用，此朝廷自以為患，不待臣言而可知也。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，多於無事之際，恃安忘危，備患不謹，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，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。兵法曰：「將者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。」今外以李昭亮、王克基輩當契丹，內以曹琮、李用和等衛天子，如當今之事勢，而以民之司命、國之安危係此數人，安得不取笑四夷，遭其輕侮？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，今年元昊妄有請求，若使朝廷有一二人，中材之將，叩頭效死，奮身請戰，誓雪君恥，少增國威，則戎狄未敢侵陵，朝廷未至屈辱。奈何自中及外，都無一人，既無可恃以力爭，遂至甘心於自弱。夫天下至廣，遂無一人者，非真無人也，但求之不勤不至耳。

臣伏思自用兵以來，朝廷求將之法，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，及選試班行、方略等人而已。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，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，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，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、參軍、齎、挽而已。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，此所以困天

下而敗於夷狄者也。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，果是乎？果非乎？以為是，則所得何人？知其非，則盍思改革？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？為難得乎？為易得，則數歲未見一人。知其難得，則當多方用意，早思求擇。俟其臨患，何可得乎？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，別議求將之法，盡去循常之格，以求非常之人。苟非不次以用人，難弭當今之大患。臣亦嘗有愚見，久欲條陳，若必講求，庶可參用。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，征伐四方，立功行陣，其間名將，多出軍卒。隻如西鄙用兵以來，武將稍可稱者，往往出於軍中。臣故謂隻於軍中，自可求將。試略言求將之法，謹條如左：

凡求將之法，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，不拘等級，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。較其技精而最勇者，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為隊將。此一人技勇，實能服其百人矣，以為百人之將可也。合十隊將而又教之，較其技精而最勇者，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為裨將。此一人之技勇，實能服其千人矣，以為千人之將可也。合十裨將而又教之，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，則當擇其有識見、知變通者，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，得之以為大將。此一人之技勇，乃萬人之選，而又粗知變通，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，以為萬人之將可也。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，此不世之奇將，非常格之所求也。臣所謂隻於軍中自可求將者，此也。誠能如此，如五七萬兵，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，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。然後別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，每萬人為一軍，以備宿衛。有事則行師出征，無事則坐威天下。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，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，皆是凡愚暗懦之人，得失相萬矣！若臣之說果可施行，俟成一軍，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，使就食於外。新置之兵便制其始，稍增舊給，不使太優；常役其力，不令驕惰。比及新兵成立，舊兵出盡，則京師減冗費，得精兵，此之為利又遠矣。

右臣所陳，祇是選勇將、訓衛兵之一法耳。如捍邊破賊、奇才異略之人，不可謂無，伏乞早賜留意精求。謹具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〈慶曆三年〉】

右臣伏聞朝旨，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。臣自聞此除改，夙夜思維，國家用兵已五六年，未有纖毫所得，挫盡朝廷威勢，困卻天下生靈。細思厥由，其失安在？患在朝廷拘守常例，不肯越次擇材，心知小人，付以重任，後雖敗事，亦終不悔。今每有除擬，人或問於大臣，則曰：雖知非材，舍此別無人。甚者欲塞人言，則必曰：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？臣亦常聞此言，每退而歎息。夫所謂別無人者，豈是天下真無人乎？蓋不力求之耳。

今不肯勞心選擇，越次而用，但守常循例，輕用小人，寧誤大計，一誤不悔，後又復然。至如葛懷敏，頃在西邊，天下皆知其不可，當時議者但曰舍懷敏別未有人，難為換易。及其戰敗身亡，橫屍原野，懷敏既不復生，亦須別求人用。臣謂今日任承祐，亦猶當時用懷敏也。

況如承祐者，凡庸奴隸之才，不及懷敏遠甚。頃在澶州，隻令築城，幾至生變，豈可當此一路？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材，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，別更無人，此乃因循之說耳。方今黠虜狂謀，禍端已兆。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，弛武北方，人皆獻言，願早為備，忽見如此除改，誰不驚憂！前者劉六符之來，朝廷忍恥就議，蓋謂河朔無可自恃，難與速爭，須至屈意苟和，少寬禍患。今幸得此自紓之計，所宜多方汲汲，精意將臣，先為禦備，猶恐不及，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也？其郭承祐，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，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。若欲錄其勤舊，優其戚裏之恩，閑官厚祿足可養之，不必須令居此要任。伏願陛下深思大計，不憚改為，則天下幸甚。取進止。

【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風聞朝旨，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。臣竊知元昊此來，全無好意，不肯稱臣，索物太多，其志不小，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。朝廷既不能從，則待其來人，凡事不可過分。至於禮數厚薄，賜與多少，雖云小事，不足較量，然於事體之間，所係者大。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，必須窺伺將相勇怯，覘察國家強弱。若見朝廷威怒未息，事勢未削，則必內憂斬戮，次恐拘留，使其偶得生歸，自為大幸，則我弱形未露，壯論可持。今若便損國威，過加厚禮，先為自弱，長彼驕心，使其知我可欺，則議論愈難合矣。必若成就其事，憂須鎮重為先，況其議必不成，可惜空損事體。前次元昊來人至少，朝廷隻差一班行待之，今來漸多，遂差朝士，若其後次來者漸盛，則必須差近侍矣。是彼轉自強，我轉自弱。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，僅免屈辱而還，則彼雖戎狄，不謂無謀。今其來人，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，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，亦挫賊之一端。其元昊來人，欲乞更不差官管領，送置驛中，不須急問。至於監視饋犒，傳道語言，一了事班行足矣。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，即雖尊寵來人，厚加禮遇，元昊不免出兵攻寇，逞彼忿心，等是不和，何必自虧事體？不若急修邊備，以圖勝算。取進止。

【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〈慶曆三年〉】

臣伏見如定等來，西賊欲稱吾祖，向聞朝議，已不許之。今日風聞議卻未定，不知虛的，

深切驚憂。且吾祖兩字，是何等語，便當拒絕，理在不疑，安有未定之說哉！夫吾者，我也；祖者，俗所謂翁也。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，若欲許其稱此號，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，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，不知何人敢開此口？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，故欲侮玩中國而已。今若得其稱臣，則此二字尤須論辨。今自元昊以下，名稱官號，皆用夷狄。若蕃語兀卒，華言吾祖，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，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？且彼於我稱臣，而使我呼為祖，於禮非便，故當以此折之可也。朝廷自有西事以來，處置乖方、取笑於人者多矣，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。竊慮小人妄有議論，伏乞拒而不聽。取進止。

【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〈慶曆三年〉】

右臣近有奏論，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，請集百官廷議。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，和之與否，決在此行。竊計廟謀，合思成算，臣謂此最大事也，天下安危係之。今公卿、士大夫愛君憂國者，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，惟恐廟堂之失策，遂落夷狄之奸謀，眾口云云，各有論議。一曰天下困矣，不和則力不能支，少屈就之，可以紓患。一曰羌夷險詐，雖和而不敢罷兵，則與不和無異，是空包屈就之羞，全無紓患之實。一曰自屈誌講和之後，退而休息，練兵訓卒，以為後圖。然此亦必不能者，隻以河朔之事可知。蓋慮才和之後，便忘發憤，因循弛廢，為患轉深。一曰縱使元昊復臣，西邊減費，不弛武備，不忘後圖，然猶有大可憂者，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己功，過有邀求，遂興兵革，是暫息小患於關西，復生大患於河北。

臣忝為耳目之官，見國有大事，旁采外論，所聞如此異同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，不和則易，不和則害少，和則害多。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，其議云何？臣見漢唐故事、祖宗舊制，大事必須廷議。蓋以朝廷示廣大，不欲自狹；謀臣思公共，不敢自強。故舉事多臧，眾心皆服。伏思國家自兵興興兵以來，常秘大事，初欲隱藏護惜，不使人知，及其處置乖違，豈能掩蔽？臣謂莫若采大公之議，收眾善之謀，待其都無所長，自用廟謀未晚。其元昊請和一事，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，集百官廷議。臣隻自朝夕以來，諸處詢訪，已聞眾說如此。若使並集於廷，各陳所見，必有長策，以裨萬一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【論西賊議和利害狀〈慶曆三年〉】

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，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，必欲令其稱臣，然後許和。此乃國

家大計，廟堂得策。蓋由陛下至聖至明，不苟目前之事，能慮向去之憂，斷自宸衷，決定大議。然數日來，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，不思遠患，欲急就和。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，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，則必壞已成之計。臣職在言責，理合辨明。伏自西賊請和以來，眾議頗有異同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，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，此誠大患。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，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，是臣與不臣，皆有後害。如不得已，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，然於後患不免也。此有識之士，憂國之人，所以不願急和者也。今若不許通和，不過懼賊來寇耳。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，非是賊能善戰，蓋由我自繆謀。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，稍不失所，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。以彼驕兵，當吾整旅，使我因而獲勝，則善不可加。但得兩不相傷，亦已挫賊銳氣。縱仲淹不幸小敗，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，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，則所損猶少。此善算之士、見遠之人，所以知不和害小，而不懼未和也。

臣謂方今不羞屈志、急欲就和者，其人有五：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。自用兵以來，居廟堂者勞於斡運，在邊鄙者勞於戎事，若有避此勤勞，苟欲陛下屈節就和，而自偷目下安逸，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，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。和而偷安，利在目下，和後大患，伏而未發，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。自兵興以來，陛下憂勤庶政，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，而望聖心怠於庶政，因欲進其邪佞，惑亂聰明，大抵古今人主憂勤，小人所不願也，此臣所謂奸邪之人欲急和也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，但謂賊來常敗，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。此四者，皆不足聽也，惟西民困乏，意必望和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，而賊未遜順之意，然後深戒有司，寬其力役可也。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，伏望聖慈絕而不聽，使大議不沮，而善算有成，則社稷之福也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